



# 中国古代丝绸 设计素材图系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MONOCHROME WOVEN SILKS

## 暗花卷

赵丰◎总主编 苏淼◎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2013BAH58F0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古代丝绸 设计素材图系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MONOCHROME WOVEN SILKS

## 暗花卷

赵丰◎总主编 苏淼◎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 暗花卷 / 苏淼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308-17792-4

I. ①中… II. ①苏… III. ①古丝绸—丝织工艺—中国—图集  
IV. ①K876.9-64②TS145.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4726号

本作品中文物图片版权归各收藏单位所有, 复原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

##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

苏淼著

---

策 划 包灵灵 张琛

责任编辑 董唯

责任校对 陈思佳

封面设计 赵帆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6千

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92-4

定 价 18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总序

赵丰

丝绸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自起源之日起，丝绸就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她是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先人们栽桑养蚕，并让蚕吐丝结茧，巧布经纬将其织成锦绮，还用印花刺绣让虚幻仙境和真实自然在织物上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就有着无数项创造发明的专利，其中最为巧妙和重要的就是在提花机上装载了专门的花本控制织物图案，这直接启蒙了早期电报和计算机的编程设计。同时，丝绸印染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汉代的雕版印花技术是最早的彩色套印技术，对印刷术的发明有直接的启发；而唐代的夹纻印染技术也是世界印染史上的一大创造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另一方面，丝绸更是一门艺术，一门与时尚密不可分的艺术。衣食住行衣为首，蚕丝纤维极好的服用性能和染色性能，使其色彩远较其他设计类型如青铜、瓷品等更为丰富。所以，丝绸能直接代表服用者的地位和特点，能直接代表人们对时尚和艺术的喜好；丝绸的艺术为东西方所推崇，成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最受推崇的艺术设计门类。

与其他门类的文物相比，丝绸在中国历代均有丰富的遗存。最早的丝绸出土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在商周早期的各种遗存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丝绸的实物。而完好精美的丝绸织绣服装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如湖北的江陵马山楚墓、江西的李家坳东周墓。汉唐间的丝绸出土更是数量巨大、保存精好，特别是汉唐间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丝绸更为重要，其中包括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丝绸珍品，丝绸图案中也体现了两种艺术源流的交融和发展。宋、元、明、清各代，除相当数量的出土实物外，丝绸还有大量的传世实物。这些实物一部分保存在博物馆中，特别是如故宫一类的皇家建筑之中，另一部分保存在如布达拉宫等宗教建筑之中。这些丝绸文物连同更为大量的民间织绣，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丰富的实物遗存中，丝绸为我们留下了极好的设计素材，成为我们传承和创新的源泉。因此，由浙江凯喜雅集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联合浙江大学、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高等院校，根据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要求，我们申报了“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2013BAH58F00），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加强高新技术与织造、印染、刺绣等中国传统工艺的有机结合，研究建立文化艺术品知识数据库，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在传承民族传统工艺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让古老的丝绸焕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的项目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年底恰好三年，已基本完成。项目包括三个课题：一是丝绸文物信息提取与设计素材再造方法研究，二是丝绸文物专家系统研发，三是丝绸文物创新设计技术研究与技术示范。其中第一部分是中國丝绸文物的基本素材的收集与整理，这一课题的负责人是周晔，参与机构有中国丝绸博物馆、东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其中设计素材部分的主要参加人员有王乐、徐铮、汪芳、赵帆、袁宣萍、苏淼、俞晓群、茅惠伟、顾春华、蒋玉秋、孙佩彦等。我们按照收集的材料，把所有的设计素材整理分成十个部分出版。

这里，我们要感谢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提出这一文化科技创新项目的设计，感谢浙江省科技厅对我们申报这一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项目中三大课题组成员的相互配合，特别是感谢第一课题组各成员单位齐心合作，收集整理了数千件中国古代丝绸文物的设计素材。最后，我们也衷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丝绸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贯支持，使得这一图系顺利出版。我们期待，这一图系能为祖国丝绸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 彩纹隐映——明清时期暗花类 丝绸织物上的丝织纹样

苏 淼

自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丝绸文物分析与设计素材再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13BAH58F00）项目实施期间，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丝绸学院的师生团队参与了该项目的课题“丝绸文物信息提取与设计素材再造方法研究”（2013BAH58F01）的研究工作。根据课题任务与分工要求，我们与中国丝绸博物馆、东华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承担了对明清时期暗花类丝绸织物纹样的采集和研究工作。此后，在海外文物的后续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世纪中国输出俄国的丝绸艺术研究”（16YJCZH085）的资金支持，在浙江省及周边的文物调查中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课题“基于考古实物的浙江明代丝绸艺术研究”（16JDGH016）的支持。

课题组对明清时期暗花类丝绸文物资料进行了收集，侧重还未经系统研究或未公开发布的实物资料，范围包括国内出土文物、国内传世品、海外收藏的明清暗花织物及相关品种的丝织品，采集了400余件丝绸面料的实物信息，对采集对象、年代、出土或收藏地点、基本骨架、纹样元素、组织结构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记录，选取其中300余件做成分析表格。在300余份表格中又精选出200余幅纹样绘成矢量图，并做了骨架提取、纹样单元提取、元素分解等一系列工作。课题组通过这一工作，以期对明清时期暗花类丝绸织物的丝织纹样风格、题材、构成等方面做个总结。

国内暗花类丝绸文物的信息采集涉及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江西星子明墓、江苏无锡七房桥明墓、江苏泰州胡玉墓、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江苏泰州刘湘夫妇墓、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江苏常州王洛家族墓、浙江缙云飞凤山明墓、安徽全椒清墓、孔府旧藏、清宫旧藏等墓葬出土或传世的明清暗花类及相关品种丝绸。课题组走访了收藏以上丝绸文物的多家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得到了中国丝绸博



物馆、嘉兴博物馆、桐乡市博物馆、曲阜市文物局孔府文物档案馆、盐池县博物馆、泰州市博物馆等文物收藏机构的大力支持。

海外暗花类明清丝绸文物信息的采集涉及瑞典、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博物馆藏品，课题组也赴海外进行了访问研究，得到了瑞典军事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并对其所藏明清暗花丝绸及相关品种特别是传世的丝织品进行了信息采集和研究。

课题组将采集到的纹样和织物信息做了阶段性整理和分析，如于2015年10月16日至10月17日在东华大学召开的“从江南到海北：明代丝绸生产技术与艺术国际小型研讨会”上做了交流报告，同与会的来自德国、俄罗斯、韩国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云锦研究所、东华大学、江南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和学习。经过四年的信息采集和研究工作，课题组对明清时期的暗花类丝绸织物的品种和纹样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现对明清时期暗花类丝绸织物的研究情况总结如下。

## 一、纹样信息采集范围与对象

### （一）瑞典藏俄国17世纪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

瑞典军事博物馆藏有大量用中国丝绸制作的俄国军旗，这些军旗是瑞典军队在18世纪初与俄国作战的数次战役中缴获的。2014年6月至8月，课题组2名研究人员赴斯德哥尔摩对瑞典军事博物馆藏俄国军旗用丝织品进行了信息采集，共完成了300多面俄国军旗的档案收集和面料分析工作，回国后对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和150多种不同纹样做了研究。这些军旗所涉及的丝绸面料共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平纹素织物，第二类为平纹地上经浮长显花织物，这两类数量皆不多；第三类为单层提花缎织物，这类占大多数。在单层提花缎织物中，有经纬同色的暗花缎，还有经纬异色的缎织物，织物纹样精美异常。课题组完成了对以上丝织品的种类、纹样分析以及丝织品基础资料卡的编辑整理和纹样复原工作。

## （二）俄罗斯藏17、18世纪部分中国暗花丝织品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俄国在建立起自己的丝绸生产作坊前，使用的大量丝绸起初来自波斯，后来主要来自中国。<sup>[1]</sup>如今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等机构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的中国丝绸，其中有部分暗花织物。2015年10月，课题组2名研究人员赴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对俄藏中国明清暗花丝绸进行了调研，与俄罗斯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并在回国后结合图像与文献资料对俄罗斯收藏的部分暗花织物进行了纹样复原和信息提取。

## （三）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明清经书袂封用暗花丝绸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有500多片明清时期的经书袂封用丝绸。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课题组2名研究人员赴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对其馆藏明清经书袂封用丝绸进行了组织结构及纹样的研究。这些丝绸有单层提花的暗花织物、色织物，也有重组织的花名与织金织物、妆花与妆金织物，也有部分刺绣制品。回国后课题组研究人员挑选其中的代表性丝绸进行了图案骨架提取、纹样单元提取、元素分解、色彩配置、组织分析等工作，这其中包括不少暗花类丝绸织物。

## （四）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丝绸

2006年12月，嘉兴博物馆会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进行了清理。李家坟明墓出土的丝绸数量较多，质地种类有绸、纱、缎、绢等。<sup>[2]</sup>其中许多衣料与丝织品为暗花绸与暗花缎，如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的袍料曲水地团凤纹暗花绸、菱格卍字锦地开光蟠螭纹绸和禽鸟折枝纹缎袜等。2013至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承担了李家坟明墓出土丝绸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本课题组研究人员对该批丝绸中的暗花织物进行了纹样复原、纹样单元提取和组织分析等工作。

[1] 孟什科娃. 俄罗斯的中国丝绸. 丝绸之路——5000年中国丝绸精品展. 圣彼得堡: 斯拉维亚出版社, 2007: 49-51.

[2] 吴海红. 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 东南文化, 2009(2): 53-62.





### （五）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出土丝绸

2002年11月，桐乡市博物馆对桐乡濮院杨家桥明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清理时发现，墓主里外共穿了9层衣服，衣服的质地有缎、绸、绵、帛等。<sup>[1]</sup>2014年课题组研究人员对这批丝绸进行了织物组织分析、纹样采集等工作。经课题组研究，该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有暗花缎、花缎、缎花绫以及平纹地的暗花绮等品种。课题组研究人员对该墓出土的部分暗花织物的纹样进行了纹样复原、纹样单元提取等研究工作。

### （六）江苏泰州地区出土的明清暗花丝绸

江苏泰州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陆续发现了十几座明墓，其中7座墓葬中相继出土了300余件明代服饰。<sup>[2]</sup>泰州地区出土的明代服饰面料采用的丝绸品种非常丰富，有纱、缎、罗、绢、花罗、素绸、花绫等，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暗花织物。课题组研究人员赴泰州市博物馆对其馆藏的泰州地区出土的暗花织物进行了调研，重点对有较多暗花丝织物出土的胡玉墓、徐蕃夫妇墓、刘湘夫妇墓、森森庄明墓等几座墓葬的出土丝绸进行了信息和图像采集，得到了泰州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此外，课题组还对江西星子明墓、江苏无锡七房桥明墓、江苏常州王洛家族墓、浙江缙云飞凤山明墓、安徽全椒清墓、孔府旧藏等所出的部分暗花类丝绸织物进行了纹样采集和研究。除实物采集外，课题组结合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机构所藏文物的图像与文献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行了年代判断和纹样的复原工作。

## 二、暗花类丝绸织物及其分类

暗花类丝绸是指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丝织物。根据其地部组织的不同，可以分为平纹地暗花织物、斜纹地暗花织物、缎纹地暗花织物、绞经类暗花织物以及起绒类暗花织物。因绒类织物将另做专述，故本书仅对前四类明清暗花织物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丝绸品种叙述如下。

[1] 周伟民. 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浙江省博物馆. 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49-57.

[2] 解立新. 江苏泰州出土明代服饰综述. 艺术设计研究, 2015(1): 40-48.

### （一）平纹地暗花织物

平纹地暗花织物是指以平纹组织为地部组织的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织物。平纹地暗花织物出现较早,《说文》中有“绮,文缯也”,又《六书故》曰“织素为文曰绮”,这里的“文缯”就是有花纹的平素类织物,在汉代被称为“绮”,可与战国秦汉的出土实物相比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平纹地暗花织物数量与种类与日俱增,但此时被称为“绫”。尤其在唐宋时,一般的平纹地暗花织物均被称为“绫”,为了避免与斜纹组织为地的织物相混淆,我们亦可称之为“平纹绫”。唐代并丝织法、交梭工艺的出现,使得平纹地暗花织物织造起来效率更高。宋代出土的平纹地暗花织物多是以交梭工艺织成的。平纹地暗花织物在明清两代仍十分多见,清宫旧藏中就有各式平纹地暗花织物,亦称为“平纹绸”。

在课题组所采集的明清时期的平纹地暗花织物中,有平纹地上经浮长显花的,如瑞典军事博物馆藏俄国17世纪军旗上所用的中国散点花卉纹绮;有平纹地上隔经浮长起花的,如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出土的朵花纹绮单裙所用面料(图1、图2);有平纹地上隔纬浮长显花的,如浙江湖州康山明墓出土的一件菱格卍字纹绮绶带;有以平纹为地、3/1经斜纹显花的,如安徽全椒清墓所出缠枝花卉纹绮袍的面料(图3、图4)以及同墓所出的几何花卉纹绮枕的面料。这种以平纹为地、3/1斜纹显花的织物,与早期的绮组织相同。到清代还出现了平纹地上以八枚缎纹显花的织物,这是目前所知古代缎纹中能与平纹配合互为花地的唯一一种缎纹组织。<sup>[1]</sup>此外,清代平纹地上纬浮长显花的单层织物,有经纬异色的,如故宫藏清光绪年间杭州织造局所织的葡灰地万代福寿绸,以粉经黄纬织成。平纹地暗花织物在明清丝绸织物总量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其作为最古老的丝绸品种之一仍旧在生产,特别在江南地区的明代墓葬中均有少量出土。清代浙江著名丝绸品种“花线春”也是平纹地暗花织物。

[1]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45.



图1 朵花纹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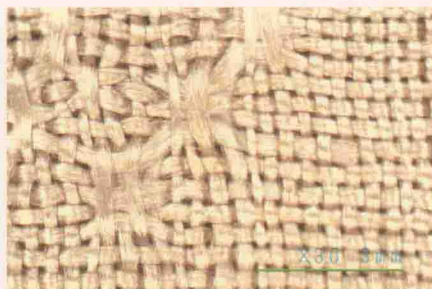


图2 朵花纹绮组织显微照



图3 缠枝花卉纹绮



图4 缠枝花卉纹绮组织显微照

## （二）斜纹地暗花织物

斜纹地暗花织物是指以斜纹为地部组织的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织物，古代称为“暗花绌”或“暗花绸”。白居易在《缭绉》中写道：“缭绉缭绉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这里的“缭绉”指的应是一种经纬同色的斜纹地单层暗花织物，此诗写实地描述了缭绉的生产过程、工艺特点。“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一句表明了宫中来样到民间织造再上贡宫中的生产模式以及织造这种精细品种的生产周期。“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两句则精准地表达了暗花织物花纹隐约变化的视觉特点。从出土实物来看，宋辽金元时斜纹地暗花织物一直是服装的常用面料。在古代的斜纹地织物中，花部组织主要采用斜纹组织，平纹组织作花极少，缎纹组织作花可能唐代已有，元代发展，明代增多，此外还有浮长显花的织物，至明清时期变化更多。

古代斜纹地上斜纹显花的暗花织物有经纬同单位异方向组织、经纬同方向异单位组

织以及经纬异单位异方向组织三类。<sup>[1]</sup>课题组所采集的明清时期的斜纹地斜纹显花的暗花织物，多为经纬同方向异单位组织的暗花织物，如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的曲水地团凤织金双鹤胸背大袖衫所用袍料（图5、图6）和同墓所出的四季蜂蝶绸对襟上衣残片等多片面料，均为2/1S斜纹地上以1/5S斜纹起花。清代江南地区广泛生产和应用的“宁绸”就是同方向异单位的斜纹暗花绫。此外，清代有同单位同方向组织的绫出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多墩兰纹绫<sup>[2]</sup>，为4/1和1/4同向斜纹互为花地的实例。



图5 曲水团凤纹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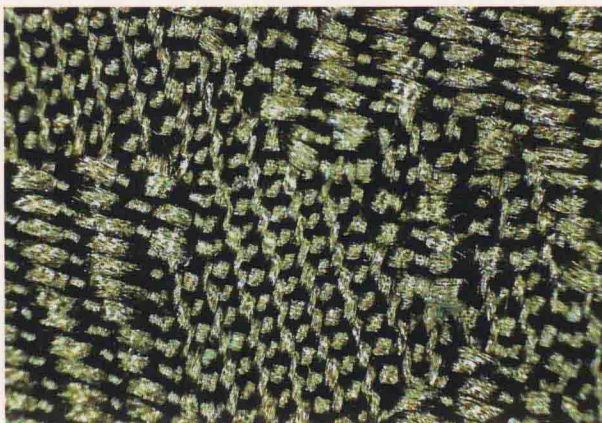


图6 曲水团凤纹绸组织显微照

以斜纹组织为地、缎纹组织显花的织物可称为“缎花绫”。最早的实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盐湖古墓2号墓出土的烟色牡丹纹暗花绸，王炳华先生断代为唐代。这种在唐代即出现的组织结构，在元代多有使用，到了明代也得到很好的传承。起初我们采集到的经纬异色的缎花绫组织实物，如一块出土于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的福寿巾的上下两道黑色回纹和八宝纹条形装饰，由缎花绫组织织成，在2/1经面Z斜纹地上以纬面六枚变则缎纹显花。近期，我们在浙江湖州康山明墓出土丝织品中又发现多件服装上使用了三枚斜纹地上六枚变则缎纹显花的经纬同色的缎花绫，可见这类织物在明代应用之广。

此外，还有在斜纹地上用浮长显花的浮花绫。浮长与斜纹地的配合最初出现在唐代。浮花绫有经纬同色的，也有经纬异色的。课题组所采集到的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出土的明代奔马纹花绫巾的中段部分就是在斜纹地上以纬浮长提出菱格卍字纹的。

[1] 阙碧芬. 明代提花丝织物研究(1368—1644). 上海: 东华大学, 2005: 123.

[2] 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48.



### （三）缎纹地暗花织物

缎纹地暗花织物是指以缎纹为地部组织的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织物。用来指缎纹组织的“缎”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到宋代常见的是“纀丝”一词。明清缎纹地暗花织物皆为以正反缎纹组织互为花地的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织物——暗花缎。<sup>[1]</sup>暗花缎首先出现于宋元之际，能见到的最早的暗花缎实物是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五枚暗花缎。有时，经面缎作地、纬面缎作花被称为“暗花缎”，而纬面缎作地、经面缎作花的被称为“亮花缎”。包铭新先生认为，明清史料中所记的彭缎、贡缎、库缎、头号、摹本、花累等名目均指暗花缎。

课题组所采集到的明清缎纹地织物以正反五枚缎组织为主，如瑞典军事博物馆藏俄国军旗用牡丹莲花纹暗花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花卉杂宝纹暗花缎、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出土的四合如意云纹缎袍所用的袍料（图7、图8）、江苏无锡七房桥钱樟夫妇墓出土的四季花鸟纹织金妆花缎襦裙所用的裙料等大量实物，这也是明代暗花缎的组织特点。在这里要提到一件差点“以假乱真”的织物——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出土的缠枝莲花纹缎棉被的面料。从表观来看，这件棉被所用的缠枝莲花纹缎与暗花缎的表面效果简直一模一样，而分析其组织后发现它是一件双层织物，其经线由固结经与地经按照1：2的比例排列，地纬与纹纬为1：1排列，地组织为五枚二飞经面缎，纹组织为1/4S斜纹。



图7 四合如意云纹缎



图8 四合如意云纹缎组织显微照

[1] 苏淼，王淑娟，鲁佳亮，等. 明清暗花丝织物的类型及纹样题材. 丝绸, 2017, 54(6): 81-90.

课题组所采集到的以缎组织为地的单层提花缎织物，除了经纬同色的暗花缎织物外，还有一大部分的经纬异色的缎织物，形成花地异色的设计效果。从组织结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缎组织为地、斜纹组织显花的经纬异色织物，如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的松竹梅双色缎巾面料，是在五枚二飞纬面缎地上以斜纹显花；另一类数量很多，为以正反缎组织互为花地的经纬异色的织物，如瑞典军事博物馆藏俄国17世纪军旗上的牡丹菊花纹闪缎等大量实物。这两类经纬异色的单层提花缎织物，当经纬色彩对比为强烈时可称为闪缎，这在明清时期极为流行，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代大藏经经书裱封用丝绸中就有大量例证。明代的缎织物组织基本为五枚缎纹，而清代开始流行正反八枚缎组织的闪缎，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折枝牡丹纹闪缎。与五枚缎相比，八枚缎经浮长更长，因而光泽更好。

#### （四）绞经类暗花织物

绞经类暗花织物是指以绞经组织与平纹或与其他普通组织互为花地的经纬同色的单层提花织物。因其绞经组织不同，可分为暗花纱和暗花罗。在汉唐比较常见的四经绞花罗，是在四经绞素罗的基础上，花部组织为无固定绞组的二经绞织物，如果经纬同色则可称为暗花罗。宋初，暗花纱出现，暗花纱就是绞纱组织与平纹或与其他普通组织互为花地的提花丝织物，在明清时期极为流行。

课题组采集到的明清绞经类暗花织物大部分为暗花纱，少量为暗花罗。暗花纱（图9）可分为亮地纱、实地纱与芝地纱。在绞纱地上以平纹组织显花，称为“亮地纱”，因为绞纱地透空大，显得亮，如浙江缙云飞凤山明墓出土的四合如意云纹亮地纱女裙和缠枝花卉纹亮地纱女衫的面料（图10）、孔府旧藏的蓝色暗花纱单袍所用博古纹暗花纱和墨绿地妆花纱蟒衣领缘部分的莲花杂宝纹纱等面料，明清时期也称之为“直地纱”或“直径纱”。而实地纱是用平纹作地，以绞纱组织起花的，如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的云纹实地纱残片（图11）、孔府旧藏一件明代晚期的深蓝色缠枝牡丹暗花纱袍的内衬用勾连云纹纱面料以及孔府传世的湖色蟒杂宝暗花纱褶的主体面料等，都是在1/1平纹地上以二经绞起花。芝地纱则是以显芝麻形小花纹的实地纱为地、平纹为花<sup>[1]</sup>的纱织物，如北

[1] 包铭新. 纱类丝绸的起源和发展. 丝绸, 1987(11): 42-44.



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石青色缠枝莲芝地纱。课题组采集到的暗花罗中有江苏泰州刘湘夫妇墓出土的一件明代花罗袄，面料地部为四经绞罗组织的四合如意云纹暗花罗（图12）。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出土的明代织麒麟团领袍的后领处内衬也为杂宝四合云纹暗花罗。



图9 暗花纱组织显微照



图10 亮地纱



图11 实地纱



图12 暗花罗

### 三、暗花类丝绸纹样的题材及其构成形式

#### （一）纹样的题材

明清暗花类丝绸的丝织纹样所涉及的题材有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自然景观纹样、人文纹样及几何纹样等几大类。植物纹样包含花卉、果实类等。花卉类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桃花、宝相花、瑞花等；果实类有石榴、桃子、葡萄、佛手、南瓜等；其他植物如灵芝、松树、竹子等。动物纹样既有神兽如龙、凤、螭等，又有鹤、蝴蝶、蜜蜂、松鼠等自然动物。自然景观纹样主要为云纹和水纹。此外，还有杂宝与八吉祥纹样、文字纹样与博古纹等人文纹样以及几何纹样等。

#### 1. 植物纹样

##### （1）花卉纹样

花卉纹样是明清暗花织物纹样的主要题材。这里既有自然界存在的花卉，也有人们

虚构出来的花卉。前者主要包括莲花、牡丹、菊花、梅花、芙蓉、海棠、桃花等（图13—图18），后者主要为宝相花、瑞花、大洋花等（图19—图21）。这些花卉纹样既单独作为主题纹样，也相互组合共同构成装饰题材。此外，花卉纹样还作为其他纹样的辅助纹样出现。

花卉纹样有着各种组合搭配方式。作为主要纹样出现的花卉，主要有莲花、牡丹、宝相花、菊花和梅花等。莲花，寓意纯洁、吉祥，以单独的缠枝莲，或缠枝莲与杂宝组合，或两种不同造型的折枝莲花散点排列等几种方式出现。牡丹，寓意华贵，以单独的缠枝牡丹或折枝牡丹，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作为主花再辅以其他装饰等形式出现。宝相花，寓意富贵、圆满，除作为单一的主题纹样出现外，缠枝宝相花还与八宝纹样组合成吉祥图案。菊花，寓意长寿，单独作为装饰母题的菊花纹样不多，多以两种造型的菊花为主花，缠枝排列。但在与其他花卉植物搭配组合的纹样中，菊花是较为常见的元素，如以松菊组合表现延年益寿。梅花，寓意五福、吉祥等，单独作为主题纹样时以折枝连续或折枝散点的形式出现。此外，折枝梅花作为辅花的案例也较多。

两种花卉组合作为主纹出现的，主要有莲花与牡丹的组合、莲花与梅花的组合、牡丹与宝相花的组合、牡丹与菊花的组合，均有吉祥之寓意。两种花卉组合的情况，花卉造型分为折枝散点排列与缠枝式两种：折枝散点排列时，有些花卉空隙处穿插有杂宝等辅助纹样；缠枝式一般作满地布局，枝繁叶茂。

多种花卉组合作为主纹出现的，一般是由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搭配而成，主要有四季花、四季花与蜂蝶、四季花卉植物与杂宝纹样的组合等。多种花卉组合的纹样，有完美之意，既有折枝散点布局也有缠枝式。这种四季花卉与植物组合的“一年景”纹样，是从宋代起流行的装饰纹样。“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sup>[1]</sup>一年景到明清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暗花类丝绸织物上比比皆是。

在造型风格上，明清暗花类丝绸上的花卉纹样，主要有自然风格和装饰风格两种。一般来说，花头造型为正视的花，造型使用较为图案化的装饰风格，如正视桃花、正视梅花、正视莲花。正视花造型均以花心为圆心，花瓣向四周发散生长，呈轮状对称，造型规则图案化。花头设计为侧视花的，造型风格上分为自然风格和装饰风格两种：自然

[1] 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27。





风格造型的花卉与枝条受宋代生色花风气的影响，造型写实，摇曳多姿；装饰风格的侧式花头，则是受元代平面化侧视造型花卉的影响，在明清暗花织物的缠枝花卉纹中使用较多，如缠枝莲花、缠枝宝相花等。特别的是，明清暗花织物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然写实花卉与装饰图案化花卉并用的情况，如并蒂花枝上花开两朵，一为自然风格花朵，一为装饰风格花朵，可谓兼收并蓄。除了两种传统的装饰风格外，受欧洲装饰风格的影响，清代还出现了大洋花一类的具有欧洲审美意趣的花卉纹样。



图13 莲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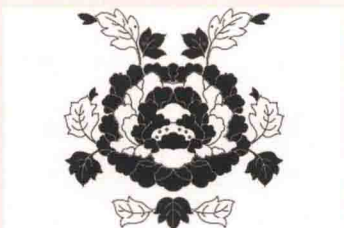


图14 牡丹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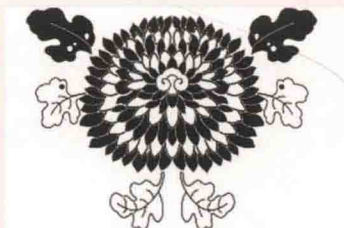


图15 菊花纹



图16 梅花纹



图17 芙蓉纹



图18 绣球花纹



图19 宝相花纹



图20 瑞花纹



图21 大洋花纹

## (2) 果实类纹样

在明清暗花类丝绸织物中，与花卉题材相比，果实类纹样的暗花织物稍少，描绘的对象主要有石榴、桃子、葡萄、佛手等（图22—图25）。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得“安石榴”——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北部）的石榴，石榴由